■声　音

大地的面貌镌刻在人的心里

□艾　平

中国生态书写的蜂起，是中国道法自然观念的一次大规模“履新”，是中国传统山水表达和欧美自然文学共同影响下的勃发。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正面临多维度的转变：从对现代西方经典作家作品的模仿到更加注重思想与美学的原创性表达，从对风花雪月等自然风光的浅层次感悟转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多维度呈现，从对环境问题的批判性呐喊转为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史诗记录。由此，中国生态书写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风貌。

一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地理地貌多姿多变，在地域文化上始终保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自然文学写作资源丰厚。《草原》文学月刊推出“自然书写”栏目已经6年，发表全国各地作家的许多优秀自然文学作品，也带动了一批本土青年作家对生态文学写作的大胆实践和创新，通过作品的传播发酵，引发更多的读者对人类与生态的关系进行深度思考。

天地自然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也塑造了人的精神世界。就说北方的少数民族吧，他们之所以不惜代价地离开原生地，千辛万苦，奔向中原，是因为原生地气候寒冷，生存环境恶劣。譬如，鲜卑人曾经为了温暖的气候和充足的水源，从呼伦贝尔境内走出森林，到大湖，到草原，不断地跋涉着。我想他们迁徙伊始，不大可能预计出后来北魏和唐朝的样子，而是在迁徙的过程中一步步发现了大山之外的世界，是狩猎和游牧让他们懂得了在物竞天择的前提下，发现了顺其自然的生存之道，也为他们后来的文化提升，做了心理和物质准备。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文学，既不可以脱离自然生态形而上地去书写人类的故事，也不应该只是简单地记录自然生态的形态和律动。

法国作家让·齐奥诺说过：“作家应该洞悉、热爱、理解或憎恶人类所生活的环境、人类周围的世界，正如作家为了描写人物，而力求了解他们，对他们衷心热爱或深恶痛绝一样。我们不应该孤立地写人，播种一些普通的、千百次使用过的种子，而应该揭示人的本来面貌，即塑造出被客观世界的芬芳、魅力和歌声渗透、熏陶，而实实在在、光辉夺目的人物……不应该把人物孤立起来。人不是孤立的。大地的面貌镌刻在人们的心里。”对此，我这样理解，大地的面貌丰富而隽永，人的个性因而深刻而鲜明，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根脉，从而缔造出了不同的文化语境。

我所在的呼伦贝尔，草原广袤，森林幽深，至北可达北纬53度，呈现着原生态的地理地貌，位于现代世界的边远一隅。亘古至今，动物、植物在这里缓慢地进化，缓慢地生长，没有谁敢向群山大野、风霜雨雪呐喊什么人定胜天。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的生活高度依赖自然，他们珍惜草原上的每一棵小草，几乎不大会挖开草原的泥土层搞基建。甚至，传统医学中使用的蒙药，大都是采用植物的枝叶，而不像其他中药那样多用植物的根茎。他们也不大会往河流里倾倒污物，尽量不打怀孕的母兽，不打动物幼崽，不掏鸟窝，不竭泽而渔。当然，在草原，也曾有大面积开采露天矿的历史。在林区，人们曾经为了生存，拿起油锯，砍伐长生天馈赠的珍贵森林。今天，大家都幡然醒悟，成了天然林的保护者。因为人们已经有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教训，于是开始对原生于这片土地的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心生敬意，看到了人类和自然万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真实关系。顺其自然、天人合一是这片草原的文化底蕴。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是弥足珍贵，却常常稍纵即逝的叙述语境。

在千篇一律的电子生活和网络话语背景中，我驱车草原，步入森林，去看自然，去接触人，恍若隔世，更是如醉如痴。在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母体中，我发现大地是时刻在人物的气质里、性格里发出声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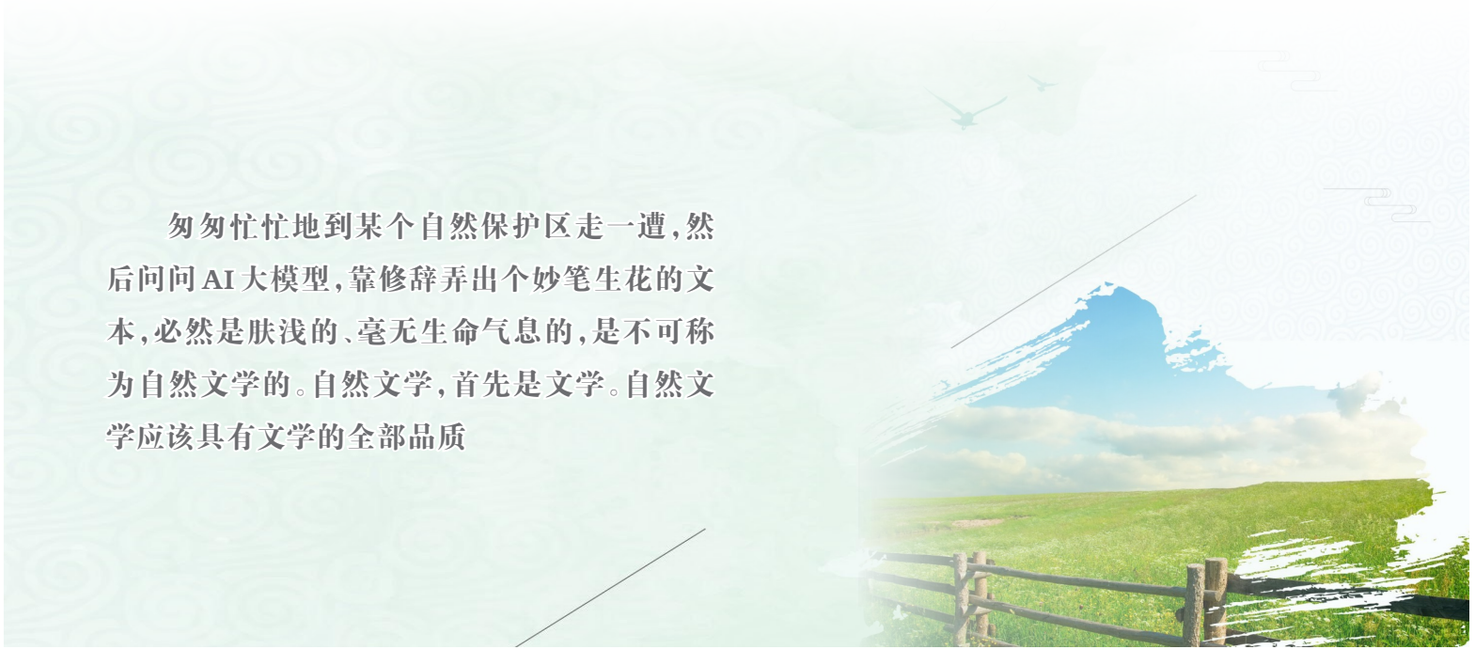
《呼伦贝尔之殇》中，有一位在森林和草原生活了一辈子的主人公——我姥爷。他的生存经验都是和山林、草原、动物浑然一体的。他领着外孙在大山深处过夜，被野兽的嚎叫声和脚步声包围。事实上，爷俩已经在野兽的虎视眈眈之下了。怎么睡觉？姥爷自有妙招，他让外孙子脱了鞋，摆在身体旁边，又在周边散了一些干粮渣和肉渣，倒头便睡。结果汗臭味引来艾虎子，艾虎子护食，用一泡骚尿圈住了食物，尿液就是艾虎子的护身神器，其他野兽避之不及，爷俩安然度过一夜。

《额嬷格》中有这样的叙述——我看见一只母狼卧在自家的蒙古包前一动不动，就试图去打杀它。老祖母说：“它掏你的马群了吗？它叼你的羊群里的羔子了吗？它向你发出凶狠的吼叫了吗？它阻挡你赛马的道路了吗？”然后一鞭子抽过来阻止了我，原来她早就看出了母狼的秘密。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帮着羸弱的母狼大叫，唤来了狼群。狼群叼走了母狼用身体护着的狼崽，解救了衰弱的母狼。老祖母的智慧和情感，来自大自然的恩赐。

二

在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区，曾经有一个带枪的人，平时人缘还不错，就是惯以狩猎为乐，大小动物死在他的枪口下不少。最后他得了一种怪病，躺在床上被折磨了很久。他的嘴巴上盖着一条纱布，每一个去看望他的人都默契地不问这是为啥。他是吐着半个舌头死去的，没有谁提议设法把他的舌头推回去，大家只在心中默默为他祈祷。他们认为，让这个杀生无数的人体验一下动物临死时的挣扎和痛苦，他才会在离去的时候，得到最终的解脱。

所以，在特定文化的语境里，追着马尾巴去告诉读者，马每天需要多少草料，最快能跑多少公里；或去探求羊的眼睛为什么是矩形的，牛角和羊肠衣值多少钱；或不停琢磨黑嘴松鸡求偶舞姿、驼鹿和熊决斗场景，怎样描写才算惟妙惟肖，都只是停留在万物表层。只有像牧人、猎人那样去倾听、去凝视，让一草一木、一鸟一兽，撞击自己的心灵，产生诗意的回响，这样才会产生文学。这样的境遇当然很难得，但也不要过于着急。匆匆忙忙地到某个自然保护区走一遭，然后问问AI大模型，靠修辞弄出个妙笔生花的文本，必然是肤浅的、毫无生命气息的，是不可称为自然文学的。自然文学，首先是文学。自然文学应该具有文学的全部品质。首先是要写在自然中挣扎、进步、反思的人。什么时候，我们也在生活的风霜雨雪中把自己浸泡得有了包浆，方能走进那些大地之子的心灵，发现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秘密，写出他们性格的特质。这样才能说，我们真正成就了生态文学。



呼伦贝尔乃至内蒙古的辽阔地域和多民族色彩，让我这个写作者形成一种这样的认知：我们在生态建设上，必须尊重大自然的秩序和伦理。在进行生态保护的时候，要有耐心静待原生态的自然演替。当然，也要不断地去发现动物、植物、气候、土地之间繁复的关系。例如，森林中白桦树其实是落叶松的保姆，倒木是森林的肥料；老鼠泛滥，来一场大雨注满鼠洞，老鼠的尸体自然就成了草原的肥料。不要因为我们的贪欲而重新安排自然。举个例子，很多人都知道的莫日格勒河，从大兴安岭源头至水系末端，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但由于这条河拐了1319道弯，它滋润的草原达到了4987平方公里。这条并不宽阔的河能够绵绵不绝地流淌千百年，得益于牧民经年已久的敬重和珍惜。没有哪个嘎查拦水引流，没有哪个苏木取水造景，缺水草原的牧民宁可赶着牛羊从几百里外转场到这里，所以这条河周边草原一直芳草萋萋，芦苇丛生，百鸟蹁跹，是牧民最好的夏营地。

三

我认为，在写自然文学的过程中，首先要看到人是自然的产物。牧民为什么眼睛细长？这源于他们长期生活在风霜雨雪中，习惯眯着眼睛看草原。很多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人，可能个子不是很高，但是身手非常敏捷，反应极快，这是他们世代钻林子狩猎的结果。你看蒙古族舞蹈，总是出现鹰飞翔、马奔驰的动作，都是对原始生活的模仿。从文学的角度看，刻画人物形象，离不开其所持有的生态观和文化背景。

在写作中，我常常思考，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到底有多深。我们自己也是说不清的。我们只知道我们看见的情形，不知道动物、植物、山河诸多的隐秘。它们在怎样生长？生物链怎样循环？这巨大的不可知，是不能用无知来解读的。我也不知道，《黄羊子跳、跳、跳》中的公黄羊集体用躯体搭成火中通道，让怀孕的母黄羊过境逃生，它们是用什么密码组织起来的？《阿哈的金牌》中，马追狼时十分英勇，可当狼被打死了，它为什么吓得哆哆嗦嗦，就是不让牧人把狼皮放在自己背上？这些都是千古之谜。

从我写作之初至今，原本只是要写自己所生活地域的人物，不知道什么是自然文学。为什么我的作品很快就被认为是自然文学？是因为我的人物身上，带着草原的风、森林的雪。譬如，《驯鹿之语》中的阿敏坚持把驯鹿送回森林，《在阿敦乌拉的天上》的牧民老哥哥，心痛和他同龄的鹰，宁可自己放弃用羊羔皮做冬季放牧必需的马蹄袖，也要把死去的小羊羔留给鹰做食物。在写作中，我保持着对大自然和故乡的爱，保持心在其境的状态。写《额布格的秋天》时，我在鄂温克草原结识了老牧人乌德，从牧羊地跟他到城市，再到布里亚特婚礼上。后来，他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表情，我事先都可以料到。我写《守候黑嘴松鸡的爱情》，真的在将近零下30摄氏度的原始林地守候了数小时，从子夜到天亮。我在生态写作中努力寻找诗意的好细节。它是作品的支点。

文学是一种柔情的坚毅，是一种直指人类心灵的炽热。我们面前堆积着一系列需要回答的生态课题。因此，我们的生态文学创作，只有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去理解天地万物，才能写出内在的生动与诗意，从而去造就科学公民、智慧公民，推动人们不断进行生态建设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能够有力地推动人们进一步热爱自然、敬畏自然，从而更好地承担起建设美丽中国、守护地球家园的时代重任。在这个维度上，相信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必将被证明是人类进步途中不可磨灭的足迹。

（作者系内蒙古作家）

深耕人才培育，聚力锻造精品，画出文学最大同心圆

（上接第1版）

常态化联系会员制度，是凝聚作家、服务人才的关键抓手。作为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潜心创作、成长成才的坚强后盾，中国作协发挥组织优势，以“作家”为中心，以“回家”为理念，以“活动”为载体，从2023年起打造“作家朋友，欢迎回家”和“做人民的学生”两大主题实践序列的“作家活动周”，诚心诚意同文学工作者交朋友，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文学一家人”的温暖。2025年起还创新开展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活动，将文学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嵌入“小而美、接地气”的县域文学场景，75位作家和期刊主编走进11座县城，举办407场文学活动，共发掘培育基层文学骨干400余名。

2025年5月，在地坛公园，“回家”作家曹兵激动不已，首次从西海固坐飞机赴京的他与崇敬的作家史铁生实现了心灵共鸣，并朗诵诗歌《天将晚》向史铁生致敬。“因为文学，我们跨过千山万水的距离。我来过了，我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地坛。”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春天一堂课”“文学馆畅谈”“名编面对面”等交流活动，让作家们畅所欲言。在湖南益阳、山东临沂、浙江台州、四川广元、江西赣州，作家们深入乡村振兴一线、革命旧址，向人民学习，汲取创作养分……截至目前，17期“作家活动周”邀请新老会员、作家700余人参与，示范性带动各级作协共建“作家之家”。相关报道的话题登上热搜榜，全网阅读量、播放量屡创新高。“文学一家人”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文学人才从涓涓细流汇成奔腾不息的浩荡江河，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鲜活动力。

海纳百川，方得千帆竞渡。中国作协持续扩大文学人才的发现与选拔范围，扩大会员发展工作覆盖面，积极吸纳网络作家、新大众文艺群体代表及残疾人作家，广泛团结港澳台及海外华文创作力量，补齐会员发展的区县空白，持续关注青年作家，画出文学最大同心圆。五年间，中国作协新发展会员5613名，个人会员总数突破1.7万人，较上一个五年增幅约38%，会员结构更加优化，地域分布更加均衡，会员覆盖面与代表性持续提升。

网络作家匪迦同时是一名深度参与国家级项目的航空航天领域从业者、创业者，一线工作经历为他创作网络小说积累了丰厚的素材。2024年，一直向往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他终于梦想成真，“这个身份更是一份激励，激励自己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在此之前，与文学结缘超过35年的“外卖诗人”、后来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王计兵也正式成为中国作协会员。2025年入会的香港诗人史云彦这样形容中国作协的温度：“具象的‘家’为我们遮风挡雨，抽象的‘港湾’则为我们滋养心灵。”文学创作的主体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各行各业扎根一线的写作者，在作协这个文学大家庭里相遇相知，为新时代文学的山海征程积蓄生生不息的力量。

以阵地赋能，以实践育才。中国作协以鲁迅文学院为核心阵地，构建“鲁院+”体系化培训矩阵，以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等为基础，开设青年文学人才、儿童文学创作、残疾人作家等特色班次，创新开办线上培训班，形成多层次办学模式，因材施教，提升文学人才专业素养。深化区域与行业协同办学，开展多期地方骨干作家、文学编辑研修班，让文学培训惠及更多人才。分批分层组织新会员培训，“线上+线下”搭建培育体系，开设网络作家线上学习培训班，3000余名文学从业者参训，文学人才培养工作更加细致。分片区组织全国基层作协负责人和新生文学力量著作权培训，构建覆盖全面、适配精准、梯次衔接的文学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各级作协组织、各出版机构协同发力，为作家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环境。

依托重点文学行动，让作家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修正方向、树立自信。五年来，中国作协贯彻“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持续推进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重点作品扶持、作家定点深入生活、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等工作，引导广大作家深入生产生活一线去淬炼成长，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面貌。“我想为乡土文学大观园的图谱添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农民形象。”作家马金莲在创作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时，主动深入乡村、实地采访，接触了众多的人物和故事。只要写作有卡顿，她便回想现实中的原型，从而收获新灵感，用体贴的写作姿态为笔下的人物开拓通往幸福的道路。长期在城市生活的作家黄咏梅走进湖北赤壁羊楼洞村驻村，认为驻村提供了一次与新经验对话的机会，“这能拓宽自己的生活经验”。

玉不琢，不成器。五年来，中国作协健全四级作协联动机制，深化与文学报刊、各类文学社团的同心协作，织就上下贯通、多方携手的“一盘棋”格局，鼓励支持各地作协因地制宜打好“特色牌”，为文学人才的茁壮成长、文艺创作的繁花竞放夯实组织根基。不断拓宽跨界合作的路径，与国家广电总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与生态环境部、国家民委、中国残联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民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支持残疾人文学创作的指导意见》等，加入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常态沟通协作机制……文学笔墨浸润时代沃土，文学赋能社会发展的深厚价值愈发彰显。

越来越多的作家在中国作协这个文学大家庭中相遇相知，在日渐完善的作协组织保障下沐光成长，写下属于自己、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

立足长远，培养可持续发展的文学新力量

青年是文学事业的未来。文运永续，关键在新生力量源源不绝。识才、爱才、敬才、用才，培养和扶持青年人才，始终是做好新时代文学人才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4年9月，37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齐聚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大家在此展示才华、交流心得，也在文脉传承中明晰创作方向。“人民艺术家”王蒙亲历1956年第一次青创会，见证了60余年来青年文学人才培育的发展历史，他寄语青年写作者：“对文学的追求，就是我们这一辈子要做的事，就是对世界、对人生、对家庭、对人民、对幸福的追求。”这番话语打动了在场众多青年作家。作家马伯庸深有感触：“对于青年作家来说，把握当下的时代精神，体会当下的社会风气，记录当下的历史痕迹，是我们的天职。”他秉持这样的创作信念，写出以大历史观映照人与时代的长篇小说《大医》，并登上“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的舞台。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在一代代青年的创新创造中薪火相传，青年创作者也在持续的培育接力中成长为可堪大用的文学力量。只有青年作家与文学工作者强起来，新时代文学才能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生动局面，奔涌不息，气象常新。

十代会以来，中国作协持续挖掘青年作家的创作潜能，在各种层面、以多种形式鼓励青年作家投身新时代文学的创新创造中。五年间，中国作协新发展会员中45岁以下占比达30%，青年作家越发广泛地参与到“两个计划”、四大国家级文学奖项评选、“中国文学盛典”等重大文学行动中。文学报刊社网把重要栏目和版面向青年作家倾斜，以专辑、专栏等方式助力青年作家成长：《文艺报》“新力量”、《人民文学》“新浪潮”、《中国作家》“中国作家之星”等栏目长期发掘、推荐青年作者。有着40多年积淀的“青春诗会”拓展出“国际青春诗会”全新品牌，为青年诗人打开更大舞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中国文学新力量丛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等持续优化遴选机制，托举青年作家走好创作的“最初一公里”。

青年人才成长，离不开完善的扶持激励机制。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20多年来累计扶持1300余个创作选题，入选青年作家广受关注；中华文学基金会拓展青年扶持版图，扩大“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覆盖面；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影响力榜等一系列机制，全程陪伴青年文学人才成长。中国作协成为青年作家、学者成长成才坚强的后盾，一大批带着蓬勃朝气的青年作家与作品走进大众视野，青春的活力正源源不断地注入新时代文学。

德艺双馨是所有文学创作者共同的立身标尺，也是文学人才队伍健康发展的底线保障。文艺传承的“传帮带”，既要传递创作技法、生活经验，更要在价值层面引导全体创作者志存高远，涵养“士不可以不弘毅”的担当精神，持续提升文化原创能力。针对“网络鉴抄”现象，中国作协态度鲜明支持原创、反对抄袭，通过刊发《文学创作要“修辞立其诚”》《当前青年文学创作面临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在《文艺报》开设“改进文风大家谈”专栏，召开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常务理事会议，强调加强行业自律，构筑原创保护坚实防线，引导涉事作家要有面壁思过的勇气，以全新创作证明自己的写作实力。

五年来，中国作协以思想铸魂、组织强基、文德为根的人才培养机制，持续释放育人效能，为文学人才的成长夯基托举，为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筑峰领航。一大批心怀“国之大者”、坚守人民立场，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各展所长，创作出了更多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文学人才队伍在精心呵护培育下茁壮成长，文学原创力在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中得到激发，生动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画卷。

聚才承薪火，秉笔赴征途。展望新时代文学的广阔前景，中国作协将继续用心用情抓好“做人的工作”，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德才兼备的文学人才，凝聚“文学一家人”的磅礴力量，持续激活文学原创的内生动力，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不竭的人才源泉。